

曲波全集：全6册

曲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曲波全集:全6册/曲波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001-3

I. ①曲… II. ①曲…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7775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0.375 插页 16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001-3

定 价 480.00 元(全六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编辑说明

《曲波全集》共六卷。

一至五卷为长篇小说，按初版时间排序。

第一卷《林海雪原》，1957年10月作家出版社（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初版；

第二卷《戎萼碑》，山东人民出版社1977年6月初版；

第三、四卷《山呼海啸》（上、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7月初版；

第五卷《桥隆飙》，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4月初版。

第六卷为短篇小说、散文、笔记、诗等，按作品体裁分类编排；已发表的作品以发表时间为序，未发表的作品以写作时间为序。散文《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东风如意花千里》《一个荣誉军人的心》、短篇小说《游击队长桥隆飙》作品佚失，仅存目；散文《忆微》《遥寄扶桑故友》出处佚失，根据作品内容推定发表的大致时间。部分诗作原稿无标题，以首句加引号为题；题词标题均为编者加。

第六卷附有曲波生平和作品年表。

编辑过程中，尽量保持作品和手稿原貌，仅按现行规范对个别用字和明显的错别字做必要的校订。手稿字迹难辨认者，根据上下文意判定。

编者

2012年12月

目 录

一	三古镇	1
二	见面礼	14
三	一夕观	31
四	不留种	45
五	现大洋	74
六	茅公岛	91
七	再砍头	103
八	大饷假	119
九	飙公案	136
十	英雄泪	156
十一	会表嫂	172
十二	明身世	184
十三	在党令	195
十四	八骏马	211
十五	走狂飙	228
十六	飞车骑	244
十七	论政治	263
十八	飙与花	278
十九	镇平州	297
二十	凤仪殿	313

二十一	低一招	330
二十二	勇掏心	349
二十三	办衙门	366
二十四	武谈判	382
二十五	缸鼓计	398
二十六	战盘古	412

一 三 古 镇

强虏入寇，国贼横行；河山涂炭，天下混乱。国土片片沦丧，同胞重重苦难，伟大的祖国整个在动荡！一九三七年过去了，又跨进了一九三八年。

战战战，杀出了多少英雄好汉！
降降降，滚出了多少奸臣贼子！
贪贪贪，多少民族败类，专发国难财！
逃逃逃，多少将军显宦，抱头鼠窜！
五千年的古国，谁主浮沉？
亿万里的江山，谁定兴衰？

“马定军同志，三古镇地区，发现了一支奇特的武装。他们见了谁都打：打鬼子，也打汉奸；打蒋介石的‘正牌军’，也打国民党的‘土司令’；打土豪劣绅，也打地主恶霸；对伪乡长、保长手下无情，对豪商巨富更是绝不放过。我们的部队没有到过那里，如果到了，也不知他们什么态度？至今还没有发现这支队伍的正式番号，也不知道为首者的姓名和身世。他们忽来忽去，出没无常，行踪飘忽，不留痕迹。老百姓中有一个传说，说他们叫什么‘飙字军’。‘飙’，从字义上来说，是狂卷的暴风，有些草莽好汉的意味。马定军同志，你是三古重镇中的盘古镇人。你的任务是查清这支部队的政治根底：是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或者，发展下去可能成为

朋友，还是可能变成敌人？你在侦察连选一名得力的助手同去，到了那里，先在群众中设法进行调查，如果能成为朋友，你们就相机争取改造。特别注意：从实际出发，谨慎稳重！”

我仔细琢磨着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络部部长共同交代给我的任务。

我又要出阵了。这次的任务，却不同既往：虽然我曾当过敌工干事，深入敌区，做过敌军工作；也曾当过联络干事，做过统战工作，但为时很短，经验不多。当侦察参谋以来，都是做军事侦察，这毕竟容易，也得心应手。这次，却是一项政治侦察，既要弄清“飙字军”的政治根底，又要相应地予以改造。现在，我要去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投身于一次新的锻炼，我是多么兴奋哪！

我选定的助手，是侦察连的副连长沙贯舟。他是三古镇中的末古镇人，入党的时间比较早，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为人稳健持重，不言不语；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的任何刺激，也不管来得多么突然，他的脸色神气却毫不改变。真是山崩于前不动声，地裂于后不变色。他像一尊雕塑，老是那么个表情：不乐不忧，不慌不忙，不躁不萎，不焦不愁。动起来，却是风驰电掣，锐不可当；办事扎实地道，千件眼不漏，万件心有底：可算得一个侦察人员的奇才。他忠厚老成，身高力大，在部队中，同志们都叫他“骆驼”。深入三古镇，他只有一个不利的条件，就是他在三古镇名虽有家实无家。他父母早亡，先后给五家地主扛了十七年长活；出来抗战后，三古镇上，他什么也没有了。

现在，任务重要，助手地道，又要返回故乡，看看别了两年多的妈妈，我心头的高兴，什么人也比不了。

三古镇是花椒聚散吞吐的地方，向来是价贵快销。我扮成花椒贩子老客，沙贯舟扮成脚夫，挑了一担样品，上路了。

故乡的魅力真大呀，硬拉着我去想它——那里有祖先的劳绩；

那里有乡土的风习。那里有妈妈，守了二十多年寡，屎一把，尿一把，炕上地下，家里学校，好不容易把我抚养大；那里有牛爷爷，当了四十年鞋匠，做新鞋，补旧鞋，失业就业，颠沛奔波，救过我孤儿寡母的性命。那里有东邻家鲁奶奶，头顶木盘，破着嗓子叫卖麻花杠子头；那里有西邻家邹大叔，肩担箩筐，沿街吆喝青菜大萝卜。那里有孙胡子操刀卖猪肉；那里有李秃子掌勺卖凉粉。那里有周胖脸看锅卖豆腐脑；那里有关瘦腿守桶卖臭虾酱。那里夏天正午卖鱼的嗓门最高；那里冬天黄昏卖零工的声音最凄凉。那里有玻璃窗益兴隆的绸缎铺；那里有百叶门吉顺德的布匹商。那里有高高大大的包买包销粉丝庄；那里有花花绿绿的冥车冥马裱糊行。那里有盘古镇东街的尼姑庵；那里有耒古镇西街的老道观。那里有杼古镇南街的和尚庙；那里有三镇当中的圣人殿。那里有人抬人的二人轿；那里有人卖人的小妓院。那里有公开的赌钱场；那里有秘密的鸦片馆。那里有浑身裹丝绸的阔人；那里有上下披麻袋的贫汉。那里有两片大分发的新打扮；那里有一条小毛辫的老古董。那里有吹吹打打哭哭啼啼上花轿；那里有嘻嘻哈哈拉拉扯扯入洞房。那里有洋腔洋调的时髦派；那里有之乎也者的老学究。那里有花天酒地；那里有啼饥号寒。那里有南望无际的平原黑土地；那里有北望无边的载天浮地海。那里有随风作响的庄稼涛；那里有逢时必来的鱼虾汛。那里有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那里有往返穿梭的桅帆林。那里有苛租剥削的大地主；那里有重税劫掠的大渔霸。那里有披星戴月、终年辛劳的庄稼汉；那里有乘风破浪、所向无畏的捕鱼人。那里有剽猛的儿女；那里有不屈的硬汉。那里有反抗的火焰；那里有战斗的呼喊。

农民、渔夫开辟了锦绣壮丽的天地，创造了富饶丰盛的财源。这是三古镇头等的骄傲。

三古镇，三古镇，

鱼虾天仓粮谷囤。
蓬莱出神仙，
曲阜出圣人；
没有三古镇，
无仙无圣人。

家乡人这样夸赞着自己的乡土。

天公安排得实在巧妙，三镇各离三十里，恰恰是三角等边，三足鼎立。三百年历史的盘古镇据南，位坐肥沃的平原；二百五十多年的耒古镇据西北，一片水果林像天工巧绣的锦带，把陆地和大海缝合起来；一百年的杼古镇坐落东北，缫丝房、织机房装饰得它比盘、耒二位兄长更加年轻豪放，英姿勃勃——多么美丽的家乡啊！

我光想家乡，忘记了给沙贯舟替肩。我急忙抢上去：“来，老沙，我挑一肩！”

“别！”这是大老沙一贯的否定语。他不紧不慢，也不回头。

我又急忙钻到扁担下，可是他太高，扁担离我的肩头还有半尺多，接不上。我急得说：“老沙，你弯弯腰我就接上了。”

“别！”他用手把我推出来，依旧呼扇大步前进。

“不成，怎么能叫你一个人挑？”

“这点玩意儿，当什么！”

“不成，我一定得挑一肩。”

“别！”他的语气更加坚决，“马参谋，执行任务，不能含糊。”

“到敌区还远着哩，不要紧。现在就装相，太早了。”

“别！”他刷刷登上一个小岗，“干咱这行，就怕心里麻痹，觉着不要紧。”他朝我看了一眼，我看出他的目光是在向我告诫。

沙贯舟同志这样细致，使我想起了今年群英会上，我亲手给他总结的侦察行动“六不”要领：化装不显兵，隐蔽不露形，转移不留迹，遭遇不出声；不马虎出动，不侥幸取胜。他的这套经验已在全

军侦察兵中推广了。

一天的行程，傍晚已入敌区。我问大老沙：“我看咱俩岔向小道，找个小村，在村头找个独立家屋住下，怎么样？”

“别！”他毫不犹豫，依然用他的“别”字，否定了我的意见。“上什么山，打什么柴；进什么庙，念什么经。住小村，不合咱扮的行当，会露馅！走大道，前面是三岔大路，有座大车马店，那是好地方，我建议住到那儿，请你决定。”

搭伴一天，这是他和我说说得最多的一次。不用说，这个从来未失手的老侦察兵，一定有他的把握，他的意见很有道理，就依了他的打算。

日落，来到平里集前的车马店。一进栅栏门，十几辆大车停在撒满了牲口粪的大院里，骡、驴呼喳呼喳地吃着草料。还有三十几副担子，放在院里和屋檐下，有修箩卖箩的，有挑烟叶的，有铜锅铜碗的，有挑鸡蛋的。大店的通铺大房里，两排对面的大炕上，有四五十人，有的在砸鞋底上刺出来的钉爪，有的在用修脚刀修脚，有的在盘腿干喝二锅头老白干，有的在指手画脚高谈阔论生意经，有的已经在炕上发出鼾声，有的在哼着小调……在这形形色色的人们中间，还有两个人在大骂大吵，一个平州腔，一个昌潍调。山东人吵起来，气粗嗓门高，腔凶架势猛，骂出来的臭词脏句，是绝到不能再绝了。

“你是天下人中最没有人味的孙子！”

“你站在驴群里，比驴还矮三分！”

“你妈生你在猪圈里！”

“你娘下你在牛栏里！”

“……”

他俩越骂越凶。我刚要上去排解，进来了查夜的汉奸队。汉奸队一进来，两个人骂得更厉害，接着就伸掌捋胳膊，撕巴起来。

全屋四五十人，像是有谁支使的一样，有的给他俩拉架，有的一拥而上，七嘴八舌，要汉奸队给他们说和说和。吵嚷声乱嘈嘈，真要把这座店房掀翻。汉奸队见他们横吵蛮骂，不可开交，大概也给吵得脑涨心焦，连盘查也没盘查就走了。

汉奸队走后，说和的人也不说和了，各归了铺位，收拾睡觉。那两个吵架厮打的黑汉，也住手了。

一个说：“你撕巴够了没有？”

另一个说：“你够了，我就够！你要是不够，咱再来一盘子！”

一个说：“不够，明天来！”

另一个说：“后天我也陪着。”

说完，两个爬上炕，一倒下就呼呼睡了。

我忍不住暗暗地笑了。心想，这是两个什么人，打架还商量着来，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他们的吵骂，挡过了汉奸队的盘查，倒减少了大家不少麻烦。如果把这个大店比成个集，我和沙贯舟同志只是集上两个卖花椒的；如果比成一个小树林，我们俩只是林中的两株树。大老沙选这个宿地真有道理。

第二天登程，我们俩就混在这车马挑担之中，人歇亦歇，人行亦行。

路上，我看着大老沙的背影，内心自思道：“参谋，参谋，不参，何以有谋？”这时我更觉得，此行完成查清飙字军的任务，对我是不轻松的。不说别的，这飙字军见了谁都打，又是来去无踪，我怎样找着他们呢？找到后我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呢？要想查清政治根底，旁查不见面，那肯定查不清；直接打照面，第一句话怎么说？第一个动作怎么做？第一次态度又怎样表？我的思绪纷繁起来。

日寇侵入山东，韩复榘奉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全军逃跑了。三古镇的农民、渔民跳脚大骂：“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老韩的

队伍，全是些兔子、蚂蚱、毛虾皮，鬼子刚到，就一跑几千里！”

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剽悍的三古镇人，揭竿而起，喧哄一时，不久出现了十几个头目。这十几个头目中，绝大多数是三古镇地区的土豪劣绅：一个是大地主兼商人仇国基，他自称是山东省主席委派，成立了三古镇抗日救国自卫军；又一个是大商人狄邦隶，他也说奉山东省主席委派，成立了三古镇抗日救国保安军；再一个是自称孔圣人的正宗后代子孙孔德第，他说得更高，说是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密示，成立了三古镇抗日救国维持军，并说只有他是正统，是奉中央的命令，维持三古镇治安，还说中央政府委派他担任什么什么长，他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说了五六种不同的什么什么长。还有些土财主，也纠合了七八十人或百把人，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吃粮征款。在这些头目中，只有两三个人出身农民、渔民。他们一没吹正统，二没吹国民政府，三没吹省主席，四没敛钱买枪，不久就被仇国基、狄邦隶、孔德第这批地主豪绅瓦解、挤垮了。从此三古镇沉没在兵如蚁、官如蜂的涂炭中，一天之内竟有八九个军头索捐要款。现在又出现了个飙字军，他们又是什么根底呢？

“小掌柜，”我凝思中，传来沙贯舟的声音，“回去对老掌柜美言几句吧，老婆孩子实在不够花销哇！”

大老沙主动和我说话了，这真是破天荒。我一看，他使了个眼色，原来昨晚吵架的那两个，一个挑烟叶，一个挑鸡蛋，在打量我。不用说，大老沙是已经发现了，来打破我的凝思状态。他又大声补充道：“小掌柜，你别光低头算你的发财账，也得看看俺这两只门扇脚呀！”

“一定，一定！”我装出商人特有的虚伪，含含糊糊地答复大老沙。

要使内心思索和表面神情分离开来，真是一件难办的事。我

只有停止思索，和大老沙一问一答，讲开了贩花椒的生意经，勉强和同行者的气氛融合起来。

黄昏，到了三古镇之一的盘古镇。我低声告诉沙贯舟：“老沙，到了盘古镇，住地一定要选好！”

沙贯舟没有就答理我，走了一阵才说：“小掌柜，住个好店吧。昨晚一夜没睡着，太吵了。”

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已经警惕了那两个吵架的人，我就随口答应了。

他又说：“明天再不买鞋，我就挑不动了。”说着他故意一跛，放下了挑子。我已经知道是为什么，我们同时斜眼看了一下那两个吵架人，只见那俩家伙已经越过我们，走上前去。沙贯舟低声道：“躲开他们！”

我完全明白，沙贯舟是在不断地用眼色和行动同我交换着想法与决定。是呀，我是个“小掌柜”，贩货雇得起脚夫，怎能和自挑自卖的小贩住在一起？住我家吗？不成，太笑话，镇上敌人统治得怎么样，尚未得知；再说，我是个八路军，敌人是否发现了我的家？就算没发现，一个穷鞋匠寡妇家里，突然出现了两个贩花椒的老客，那还不露相？我在这样想。昨天我曾告诉大老沙，我妈在三益隆鞋工场当了十二年女工。大老沙真够细心，“买双鞋”，他这是告诉我怎样借个引子见妈妈。意思很明白，他所想的是：既不能到我家，更不能住我家，我们俩的想法完全一致。

甩开了两个吵架的，也甩开了所有的小贩，找了一座离我家很近的上等客店，住了下来。在我们穿过大街的时候，家家关门闭户，没有一盏灯火；大街小巷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尼姑庵也没有定例的暮鼓，也听不见夕钟、木鱼和经声。整个的盘古镇，死静死静的。

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兵。敌军、伪军、飙字军、国民党的土司令

军，一个没有。更奇怪的是，既然一个兵没有，为什么盘古大镇这样恐怖？活像是：鬼不吓人人自恐，风不射鸟鸟自惊。

我一来急欲探清这个秘密，二来真有点太想妈妈。我看沙贯舟已经睡熟，就偷偷地到了后院，踏着马槽，翻墙出去。天黑如漆，掩护着我的身影。路是多么熟啊！可以说，我是踩着童年上学的脚窝，回到了家。我没有叩门，翻墙而入。

“妈妈，妈妈！”我的声音虽低，可是又亲又急。一连叫了十多声，没有半点回响。屋里没有灯火，我摸遍了屋子每一个角落，一无所有，顿时像遭到一个隆冬的海浪，全身冷透了。我几个箭步，抢到院子里。

“马参谋，马参谋！”啊，沙贯舟跟来了。他的一只大手，紧抓着我的肩膀，低声说：“别急，走，到鞋店小工场去。”

我们俩一路赶到那里，当然还是翻墙。跳进院里一看，窗上没有灯光，门却没锁。迈进门槛，黑洞洞，冷凄凄，使我绝望了。

“看！”大老沙低语一声，使我大为惊奇，只见在黑洞洞的屋角墙根下，透出一线微光。

我们过去，见地上有一块四方大盖板，盖板旁是一口大木箱，箱里盛了些皮边皮角。不用说，这口大木箱是为了掩盖这个窖口的。沙贯舟小心地揭开盖板，一股灯光冲出，看得清楚，这是一个地窖子。我们俩轻步下去。

“啊，地窖鞋场！”我一眼还没看全，牛天胜爷爷朝大老沙就是一锤子：“强盗！杂种养的！”

沙贯舟闪身躲过，挟住牛天胜爷爷，按在凳子上，笑嘻嘻地说：“自己人，自己人！”

我一看妈妈在那儿发愣，也顾不得先给牛天胜爷爷释疑，便向妈妈扑去：“妈妈，妈妈，我是定军，我回来了！”

饱受风霜的妈妈，她在任何时候，都有冷静对待一切的奇能。

她没有笑，也没有哭。惊喜只是一刹那，立刻平息了。她双手紧捧了一下我的脸，就急忙先去解除误会。她向牛爷爷道：“师傅，你孙子定军回来了，是自己人。”

七十岁的牛爷爷，也许是耳朵太背，也许是怒极发狂，他根本没理妈妈，朝着沙贯舟怒骂：“你们这群豺狼虎豹，你们怎么死不了！你们抢光了地上，又来抢地下，抢得鞋店关板歇业，叫我们吃啥？我不怕，我七十啦，拼死你，一个够本，两个有赚！”说着又摸锤子。

沙贯舟急忙抱住牛爷爷，一使他不能动武，二使他别跌倒摔着，笑咪咪慢吞吞道：“老大爷，我不是你要骂的人，也不是你要打的人。”

“放屁，你不要给我耍狐狸！笑面虎，花脸狼，我都见过！”

妈妈把我拉到牛爷爷跟前，还特地拿一盏灯，照在我脸上。牛爷爷仔细一打量，顿时把几寸长的络腮胡子，像草把一样，触了我个满脸。反身立即向沙贯舟赔礼道：“我这个老牛性，就是这个牛脾气。对不起，对不起！牛踢骆驼——幸亏炮不动。”

这话倒把我和妈妈都说笑了。他这赔礼话，无意间却说出他和沙贯舟的性格来。牛爷爷向来是那个倔脾气，宁折不屈，性子一来，就要角斗。人们都不叫他牛天胜，都叫他老莽牛。沙贯舟呢，在部队里，人们早给他送上“骆驼”的绰号了。

牛爷爷对我们母子，真可以说是再生父母。

我六岁，爹打鱼死在海里，妈妈和我无以为生。当时牛爷爷是三古镇首屈一指的鞋匠，是从哈尔滨学来的手艺。他为人气粗性烈，好打抱不平，又好喝酒；一生无儿无女，老伴又早死了，更增加了他那暴烈的火性。他手艺不传，也不带徒弟。他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三次带了十八个徒弟，徒弟的劳金贱，掌柜的就不用我，我就失了三次业。”所以他就打定主意，“高艺不传无义人。传

了无义人，饿死鬼找上门。”爹生前对他很好，两家毗邻，又都好喝酒，每次爹打来鲜鱼，都先送两条给牛爷爷。有时牛爷爷出酒，爹出鱼，妈妈烹调。牛爷爷特别喜欢妈妈炖的鱼，他说：“渔家媳妇会做鱼，气死哈尔滨的‘鲜鱼居’。”爹死了，妈妈望着大海，哭得死去活来。种地，无地；下海，不行。怎么生活呢？

还记得：当时牛爷爷到了海边，抱起我，对妈妈说：“走，跟我学做鞋，有我吃的，就饿不着你！孩子长大，再别下海，狂涛恶浪风险大，不干海上生涯，也跟我做鞋。”他就领着妈妈抱着我，进了鞋场。到那儿和掌柜的一说，掌柜的一口拒绝，怎么也不收。他说渔家的女人，笨手笨脚，又有孩子，干不了活；又说刚死了丈夫，不吉。这最后一句话，可把牛爷爷说火了。他顿时性起，质问道：“你娘去年死了，吉不吉？你这个鞋铺怎么没丧门倒？”

掌柜的也火了：“老牛，你怎么破口伤人？”

“是你先伤我们！”牛爷爷把我递给妈妈，指着掌柜的鼻子道，“一句话，你收不收？”

“不能收！”

“呸！”牛爷爷啐了一口，“幸亏我没教会你那帮狐朋狗友，要教会了，我牛天胜也得饿死。你这不收爷，自有收爷处。”他把桌子一拍，“给我算账，咱们从今后就两便！”

掌柜的倒软下来。他深知没有牛爷爷的手艺，他早被西街鞋铺顶倒了，吓得连珠炮似的说：“收，收，收，我收，我收。”

牛爷爷的性子，不是一言半语就能平得了的。他把袖子一甩，说道：“你收是为了钱，不收也为钱。西街鞋铺早托人和我谈，要多花二十块请我，我是念着咱老东老伙，才没去。没想到你是无情无义之徒，这样对待我老牛头！好吧，要收，今天你到我家，先谈清俺爷俩的工钱。”

从那以后，母亲就跟着牛爷爷学手艺了，我这才得以上学读

书。

牛爷爷先向大老沙赔了礼，又把络腮胡子在我脸上摩挲了一阵，这才想起了还没有招待我们。他把脸转向灯火照不到的暗影里瞅了一阵，这时候我才发现，地窖鞋场里还有两个短发的青年。

“桂菱，倒茶呀！”牛爷爷厉声道，“没有眼色的呆孩子！”

“桂菱？”我吃了一惊：桂菱是个姑娘呀！是东街李铁匠的女儿呀！她还是我四年级的同学哩，为什么这是个男的呢？——我惊愕地看着那个倒茶的青年，可是他却老把脸背着我。

妈妈开口了：“桂菱，羞什么？定军一不是外人，二不是坏蛋！”

那青年扔下茶壶，叫了声“小婶”，便扑到妈妈怀里啜泣起来。

听准了，她确是我的同学桂菱。我惊讶地问：“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剪成短发？为什么女扮男？”

妈妈怒叹一声道：“为了躲避畜生！三古被糟蹋得苦透了，十五岁的闺女就出嫁，庵里的尼姑也都跑光了！”

一语道破，我才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妈不住在家，工场钻地下，街上没人，全镇无灯，庵里没鼓没经声，姑娘落发，尼姑逃荒……可是这些抢掠奸淫的罪孽是谁干的？是日本人？是汉奸？是国民党的土司令？还是飙字军？

“真龙不出现，鱼鳖虾蟹作乱。”牛爷爷气得满脸胡子乱颤颤，“日本人不说不，它是敌国！汉奸不说，他们是贼子！就说咱这地面人，耒古镇的仇国基，说是奉省主席的委令，当了什么‘三古镇抗日救国自卫军’的司令。这个土豪，向来没朝日本人打过一枪。从前日本人来了他还跑，这阵更好，他干脆勾去了‘抗日救国’四个字，成了‘三古镇自卫军’，坐镇了耒古镇，日本人来了也不用再跑。杼古镇那个大买卖人狄邦隶，也说是奉省主席的委令，成立了什么‘三古镇抗日救国保安军’，眼下和仇国基一模一样，旗号上也把‘抗日救国’那假招牌抹去了，光剩下个‘三古镇保安军’。日本军、